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

議國是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縣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刼秦之小衄而不戰於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識旬

廷臣以春初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
變通之謀内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
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欵
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
籍儀衛輦輅百工伎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劫
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宫親王六宫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
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
甚者是靖康之冬幷守兼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天
祐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虎城之中繼師大河之
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甚

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救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愚雖不足以知朝廷國論大體然竊恐猶以和議為然也何哉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沉于虜廷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謂不然夫為天下者不顧其親顧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皐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郤謀立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

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於此刼貧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謀陵懦畏疆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之審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為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

姿當拱手以聽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爲過矣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於可爲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𠜉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

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究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鑾輿有可還之理儻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强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句踐畢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恥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句踐為法畢身重賂以事之

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句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以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句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籍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宣名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恩於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為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句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句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

今日為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強然後可以興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之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為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議巡幸

臣竊以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雖有變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勢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時宜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為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故虞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見於周官之書今四方多故宜講巡幸之禮以鎮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

官室官府使之具儲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時乘六龍鑾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敎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戎狄復境土然後復襄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用臣此策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失於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因陋就簡勿事壯麗且開來上惟取便安因緣擾擾者重寘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以繫中原之心或謂當遂幸

實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爲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使四郊畿邑之民入保益治守禦之具爲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勑榜曉諭軍民又以修謁陵寢爲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策無出於此者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議赦令

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赦恩數不同及得張邦昌僭位偽赦考之乃知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以行也臣所致疑者有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於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絶矣邦昌嘗位宰輔依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為惡逆之魁故其偽赦不循典憲而首為亂階今陛下纘承大統以為神民萬物之主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臣之所疑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轉官恩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其員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僭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士心故其偽赦雖選人亦有

循資之文今陛下嗣位於艱難多事之時正宜吝惜名器
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濫賞哉此
臣之所疑者二也祖宗登極於有罪安置編管覊管等人
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敘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重
為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僞赦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
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弱之
際正宜分別是非行賞賞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
哉此臣之所疑者三也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為正當如此
耶將以邦昌僞赦寛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
抑邦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為過矣宜

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置編管覊
管人令刑部檢具元犯以聞次第施行則國政立而人心
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於此伏望聖慈斷
而行之以公天下為度而勿以反汗為嫌天下幸甚

議僭逆

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之義
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况已僭竊位號為天下所共憤怒者
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與機政際會靖康之日
擢冠宰司貸其重臣奉使虜帳初無忠義徇國之意但為
諛佞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從胡[illegible]以偕至方二聖播

還之日無一言嘗救之忠憑恃金人盜據神器國破而竄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竊有乘輿妄處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偽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月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事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冐處王爵極其褒崇不聞泯首以自拘方且偃然為得計人之干紀一至於斯儻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為功昆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祐我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

菲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今其黨與尚在朝列秋高馬肥虜騎猖獗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矣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特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議僞命

臣聞運會之阨何代無之為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伏節死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適遭金人之變刼質二聖擁鑾輿而北遷逼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於俄頃稽顙屈膝奉賊稱臣

實為金人之股肱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者有為金人之喉舌傳命令廢本朝而建偽楚者有因為姦利汙衊國戚者有為偽楚之輔翼總其政事者有受偽楚之官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為惡言以辱本朝以諂邦昌者或為之草勸進之表或為之定冊立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為怪夫節義者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於武夫則當闊略昔李唐有安祿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希烈之流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偽命者肅宗反正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伸以有中興之功今宜依此考按其罪之輕重以為之用事者為一等以受偽官遷職者

為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為一等其有致仕及曾已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之心並與旌别應以忠義爲賊所殺如李若水等皆追贈而優䘏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風丕變矣夫節義者天下之大閑也近年以來士知利而不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爲得策而一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之人自非一振國威大變其風天下未易理也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以扶持節義之教天下幸甚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

議戰

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黄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較勝於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續之寛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於外義强於内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欲措國於尊强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

夷狄實服外患不興豪俊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為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刼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鬬必不可也昔周用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

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覩矣為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而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句踐有會稽之耻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為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勝士以武弁為羞而學者以談兵為耻至於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趣時之變以武為先能言兵者稍褎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

心而作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

神宰察

議守

臣聞居於山者必高垣墻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於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過為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幣畀盜賊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為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耻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為虞害防患之計不可斃懈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聖眷六宮而北之矣逼畿

邦昌使僭偽號其意亦豈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於外必為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為中國釁端其意不難知也詔曰鞭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及者留釁以為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為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為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

於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臣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為兩道由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陝川由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為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略之譬猶治病當視脈息察邪氣之所入預遏絕之不然待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已惟陛下熟計而幸察

議本政

臣竊以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

撥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禀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於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黜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偽號為中興然則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

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爲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恥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議責成

臣竊以廢聚實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鯀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以質殛加焉此所以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也今以州縣之間任一官效一職者數改易猶不足以爲治況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

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衡決紛然無所適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議背於其間反為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謂粘罕斡离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取勝也譬猶奕者置棊不定不足以勝敵況於用人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

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爲細故之所搖勿爲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乎可爲也

議修德

臣聞昔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而伊尹之稱商則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帝王之所以爲神民萬物主者仰以動天俯以感民非德何以哉方今國家新罹夷狄之禍百度多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去就之際決望陛下日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

民躬舜之智以察物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遺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勿以小累爲無傷而弗去日慎一日新而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父兄之辱而欲見之於羹墻出於至誠懲乂不息則天意民心自然感動以圖中興有不難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臣願陛下特留聖意天下不勝幸甚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尋奉表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恍辭上達蓋量力以知難溫詔俯頒乃宣恩而推重仰荷大君之殊遇益虞小己之難勝敢陳螻蟻之誠冀回天地之聽愧懼交集感涕橫流中謝臣聞泰否相生治亂相糾否終則傾而有泰之兆亂極則變而為治之萌然而處泰治者易為功革否亂者難為力自非明君碩輔有千載一時之會何以興衰撥亂慰萬邦羣黎之心方

今當宗社再安之初秉夷狄憑陵之後國勢削弱人心動搖軍政蠹壞而不修士氣委靡而不振物力既屈倉廩竭而府庫虛號令未通朝廷綏而州縣弛營壘之卒潰而為盜賊田畝之民轉而為甲兵官非不多而人材誠為鮮少地非不廣而井邑類多凋殘搢紳無伏節死難之風黎庶有後及靡食之志百度皆廢四維不張實國家艱難多事之秋乃賢智馳騖不足之日任一相以同德厥惟艱哉障百川之狂瀾孰能任此而臣學識甚陋心志弗強徒抱自信不移之忠初無超時適用之術謀王體而斷國論尚或可言燮天緯而斡化樞則非其任與其覆餗而誤國曷若

見險而乞身再瀆天威冀從人欲伏望皇帝陛下廓以天地之度燭之日月之明洞察非材追寢成命則臣保全晚節得養拙於故廬圖報大恩期捐軀於異日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劄子

臣伏奉制命除臣某官尋具劄子辭免伏蒙批答不允者臣聞昔揚雄有言曰世亂則賢智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本朝承平垂二百年輔相之臣當國家閒暇之時容有非材濫厠其間者至於方今艱難之秋朝廷之尊卑宗社之安危生民之利病皆係於輔相乃賢智馳騖不足之日自圖任非人將何以撥亂反正副陛下憂勤願

治之志哉如臣綿力薄材決不足以勝任此所以聞命夙夜震懼而不敢承也伏望聖慈察臣辭免出於誠悃非若平時為備禮之文特寢成命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分則臣仰荷保全之恩誓圖報效無任戰越俟命之至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再具表劄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危誠仰控冀蒙聽允之私溫詔俯頒眾示眷懷之厚力辭弗獲黽勉以承雖寵命之自天益凌兢而無地中謝伏念臣少雖力學擅坎井而每見笑

於大方壯欲有為局轅駒而徒有志於千里因循仕宦荏
苒歲時適當國家艱難之秋願致節義自奮之效道君嘗
嘉其愚直淵聖亦許以朴忠讒嫉既多飄零何有遇陛下
龍翔於大火之次偶徼臣環召於重湖之南惟擢用之不
疑蓋照知之有素矢石交下錐機穽之甚深日月方中宜
雲霧之皆廓顧臣何者被遇若茲蟠木輪囷無左右先容
之助循墻傴僂懷顛危非據之懃流涕陳辭披肝納計敢
效唐臣激說之十事庶幾商裔咸有於一心伏蒙皇帝陛
下獨以天光採其芻說進言若石之投水從善如阪之轉
圜周室中微宣王有興衰撥亂之志漢祚嘗絕光武有戡

亂配天之功方之英明蓋亦云慶有君如此隕首奚辭臣
敢不效微力而驅馳忘其不足以勝任盡愚衷以籌慮或
冀有補於將來丕變士風一新軍律修政事而攘戎狄誓
不與金虜以偕生廣孝友以格天人期可致鑾輿之還返
辭之平矣天實臨之

御書 上自元帥府將登寶位遣從事郎劉默由湖北齎賜親筆御書

御名頓首清暑伏惟鈞候萬福文遠瞻謁王室多故金人連
歲侵逼中間詔書已再講和所以嚴戒兵終豈謂天未悔
禍乘輿蒙塵聞之心焉如割已令會兵追擊冀遂奉迎而
歸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掛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艱

功闕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是用盡復公舊官職澤被斯人功垂竹帛乃公素志想投袂而起以拯天下之溺以副蒼生之望所祈廷中倍加保衛謹啓名御頓首伯紀樞密觀文

謝賜御書表

臣綱言從事郎劉默至自德安府伏奉元帥府劄子復臣中大夫觀文殿學士又奉親筆御書一封臣已拜受訖者遠迁一介之行人荷皇慈之軫念曲賜十行之親札仰宸翰之昭回以金聲玉振之章寓鸞翔鳳翥之畫光生蔀屋情若父兄跪誦以還感涕橫集中謝臣聞自古聖主賢臣之

相得譬猶風虎雲龍之相從盖不約而自覩豈有求而後
合惟成湯之舉伊尹志氣已相與於畎畝聘之時而傳
說之相武丁謀猷豈旋定於登車受幣之際故能同德相
與有為苟非其人孰振斯道恭惟皇帝陛下英武善斷聰
睿以謀虎步齊魏之郊實天所相龍飛九五之位豈人能
為方艱難多故之時有考察微臣之意偶來從於江湖之
上遂冒掾於輔弼之先一軍皆驚如築壇之拜韓信萬戶
則止啟封邑之望留侯惟聽用無三人之疑盖照知非一
日之積發函泣讀隕首知恩臣敢不罄贊大猷仰遵睿訓
變百官偷惰之習以三聖旋歸為期三年有成冀躋民於

仁壽十襲以寶頻傳寵於雲來

辭免正奉大夫第一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嗣登寶位覃恩授臣正奉大夫依前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公加食邑實封者應龍翔而慶雲集幸際會於休辰時雨降而品物亨亦霑蒙於需澤大恩甚渥小己何勝敢布由中之言以瀆盖高之聽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英睿出於天縱孝悌盡於人倫當國步之多艱膺帝命而繼統華夏胥悅神人有依式頒渙汗之恩覃及搢紳之士而臣誤承曆獎濫廁宰司初無經邦之勳首被班秩之寵載惟忝冒彌切夌兢伏

望聖慈追還成命則臣俯蹈孤危之跡或可自安仰稗興復之功庶乎有望

辭免轉正奉大夫第二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嗣登寶位覃恩特受臣正奉大夫依前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尋具表并劄子辭免伏蒙降詔不允者湛恩難於叨冒屢貢忱辭至意極於襃揚荐頒温詔不避再三之瀆敢陳悃愊之誠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執德剛健秉六龍以御天受命溥將首庶物而出震感此風雲之會發為雷雨之私上下均霑遠邇咸被而臣

誤膺睿獎濫處宰司經體贊元傀之涓埃之補頌慶行賞
敢忘傴僂之辭伏望聖慈追寢成命以安愚分以穆師言
則臣遂效古人粗守一介之節仰裨大政庶收千慮之功

謝轉正奉大夫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登寶位覃恩授臣正奉大夫依
前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公加食
邑實封兩具表劄辭免伏蒙聖慈降詔批荅不允仍斷來
章者否極爲泰而天地交濫膺輔相之任屯散爲解而風
雨作叨霑優渥之恩固避莫從以榮爲愧中謝伏念臣閩海
冷族乾坤腐儒歷事三朝粗守一節顧功名之何有悵歲

月之已徂寸心如丹彌覺愛君之切短髮半白率皆憂國之餘豈期暮齡乃遇休運蓬飄梗泛偶起於江湖之濱虎嘯龍吟遂感於風雲之會一言寤意而僅同高廟令十事邀說而有愧老獵師曾何補於涓埃乃荐膺於寵數循牆弗許拜命若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運神心而獨斷以公冒物一天視而同仁霈為雨露之恩初無遐邇之間致茲瑣質亦被鴻私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志節誓肝膽而效計期無負於古人修政事而攘戎庶可觀於來效

謝賜御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御馬二疋者須天廄之
夸奇風雲随於絶足𤣥星使以臨賁光寵動於私庭夫何
樸陋之姿獲此神駿之物恩輝若此報稱謂何謝伏念臣
組豆之事則聞未嘗學軍旅之事樗櫟之材甚陋豈能堪
棟楹之材偶當國步之艱難特荷聖知而驅策筋駑肉緩
詎勝十駕之功御適齊調亦有千里之志伏蒙皇帝陛下
曰加三接恩錫兩驂憫其驅馳之勤錫以安閑之乘鐵花
秀發先其備物之驪雪彩皓然副以照夜之白昭示百辟
克壯元戎都邑嘆驚騏驎行於地上將士感動夷虜在於
目中顧伸一汗之勞以報千金之賜臣敢不體稱德之善

諭勵伏櫪之壯心石夔雖愚期舉業而知數之反不伐誓絕意於為先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三

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劄子

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也唐杜牧謂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既去吾不知其為人故王者不得不王覇者不得不覇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勢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實為天下之脊介於河北陝西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祖宗得天下削平僭亂罔不臣服惟河東最後再駕而後得之其難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以孤軍入重地我之守禦素固而援師集其勢不難

於和宰相失策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為久長之計凡所邀
求一切許之遂割三鎮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
兵退三鎮兵民為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沿邊諸郡既已
保全而賊盡力以圍太原不肯捨去朝廷遣使以兵民之
意又保塞陵寢之故願輸租稅以易疆土金人且許且攻
幾半年而太原陷猶信譎詐以講和不為備禦之策至其渡
河薄都城遂盡割兩路以與之畫河以為界遣執政侍
從郎官數十輩分詣交割皆為兩路之人所殺夫朝廷割
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欲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
使地割而和可成宗社遂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款

然既破京師挾二聖以北行脅逼臣僚僭竊神器矣而議者猶以割地爲然此何理哉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領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願爲前驅因而循撫爲吾之用數十萬衆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懷衛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易衣髮以疑我耳大兵臨之遣間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可復也三郡復則真定可圖而中

山之圖可解河北復為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為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於此者臣愚欲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僚中有材略名望素為兩路兵民信服者為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穀以賑貸其乏絕辟置僚屬將佐乘機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猶捍水患於决溢之口則

下流無泛濫之虞禦盜賊於門墻之外則堂奧有安靖之勢理之必至也儻捨此而不為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强壯狡獪者反為賊用將何以待之故臣以謂今日之所當先務者無急於此惟睿斷不疑特從所乞天下不勝幸甚

乞募兵劄子

臣竊以祖宗建國以兵為重熙豐盛時内外禁卒馬步軍凡九十五萬人承平既久闕額三分之一失於招塡比年西鄙喪師江浙山東寇作繼之以燕山陷沒所亡失者又半重以靖康之變金人再犯都城諸路禁軍往往潰散流

為盜賊天下之兵所存者無幾矣朝廷以蠟書召天下勤
王之師皆募於田畝之間及游手浮浪之人雖其數甚衆
環繞畿甸不得毫髮之力而東南公私財物為之一空大
抵起一兵公私所費非五十緡不可而沿路供給錢糧之
費又倍於此是一兵率費百千而起萬兵則所費百餘萬
緡矣今秋期不遠理當揀擇留之分屯沿河要害之地則
所費不過日給錢糧而已朝廷初不較此應勤王之師已
行放散被甲荷戟而歸者須背相望於道路亦有繞至中
途不待令而自返者不知將來防秋於何所取兵而可也
禁兵之數既已不多而民兵又不可復起雖起之必無實

若秋高馬肥虜騎或復深入其何以支吾哉臣愚以謂深
今日一時之急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夫東南之
財已竭矣而臣以謂不得已猶有可取者當誘上户物力
有餘之家出財以助募兵朝廷量多寡以名目酬之民知
國家有兵而後家室可保則亦不以為厲已也國家歲漕
東南財穀以為上供又榷茶鹽之利以實中都盖以養兵
日給六宫百官之費待祭祀賓客之用供玩好宴遊之奉
今六宫百官之費祭祀賓客之用省矣而陛下節儉無玩
好宴遊之娱故凡上供財穀茶鹽之利除經費外一切裁
損專以養兵則亦無不足之患臣願下募民出財之令且

降旨委官措置於京東京西河北募兵優立例物之數創為軍號團結訓練一切以新法施行分隸將佐逐處屯泊以時教閱比之起東南勤王之兵其利害不同者有三東南之人柔弱不耐勞苦一也不伏水土類多疾病死亡二也屯駐稍久則有思歸之心往往逃亡潰散三也而募西北之人以為兵則無三者之患團結訓練積以歲月皆為精兵與夫起烏合之衆暫聚復散豈不相遠哉今河北河東京東西為金人所擾民不能歸業者甚衆而陝西素號產兵之地願及時遣使於數路募兵於合屯駐路分建置營房更番以衛行在以鎮四方以備征討此時不可失也

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擬募新軍號

驍勝軍　壯捷軍　忠勇軍　義成軍

龍武軍　虎威軍　折衝軍　果毅軍

定難軍　靜邊軍

欲陜西路委錢蓋河北路委張所各募五萬人京西路委

謝既京東路委程𤨏孫各募二萬五千人每二千五百人

為一軍其招填等仗例物月給錢糧並依上禁軍法團結

訓練並依新軍法每招填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

小使臣充統制官部隊將量給盤纏錢管押起發赴行在

聽候指揮於合屯泊去處駐劄其不及等仗人聽充本路帥府要郡募兵及廂軍餘依新降募兵指揮施行

乞括買馬劄子

臣竊以馬之於軍旅其用大矣而馬政之不修未有如近年者自監牧之法廢而為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塞責民間養羸瘠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為事無良馬焉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為夷狄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如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密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及許客人結攬陝西綱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必是上户及吏人醫官僧道之流立

三等價下州縣括買之未爲厲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足以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綱馬晉押至京餵養不時死損過半令客人結攬則違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綱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之令請廉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匿者族誅凡得馬萬餘疋而京師之馬爲之一空是吾所有者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爲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不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得乘馬然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定價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

馬尙可得也又命陜西四川茶馬司盡市馬而廣西鄰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間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擇官委之待以歲月則馬不患乎不蕃庶可以足軍旅之用

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劄子

臣竊以唐有天下正觀開元間號爲治平無事者以外有方鎭之兵捍禦夷狄內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鎭表裏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强乃有天寶安史之亂然卒戡定之者方鎭力也代宗避吐蕃之寇而幸陜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鎭之兵以復國然行

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強藩悍臣浸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帥司屯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承平治安無事之時可也今夷狄猾夏壞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賊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捍患禦侮鎮撫之乎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日州郡之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救其弊而振起之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蕃王室則中國之勢尊矣臣愚欲乞於沿

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帶安撫使節制一路即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即唐觀察防禦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寬法制而假之權將佐寮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習有夷狄盜賊之變即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數路約為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數年上下安習即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取旨施行

擬帥府要郡次要郡

河北東路

帥府大名府　横海軍
要郡開德府　棣州
次要郡濱州　永靜軍
京東東路
帥府青州　徐州
要郡襲慶府　萊州　登州　密州
次要郡沂州　濰州　淄州
京東西路
帥府東平府　應天府
要郡濟南府　濮州　興化府
次要郡濟州　單州
京西北路
帥府河南府　順昌府
要郡河陽府　蔡州　穎昌府　汝州　陳州

京西南路

帥府 鄧州 襄陽府　要郡 唐州 隨州

次要郡 金州 房州 均州 商州

永興軍路

帥府 永興軍　要郡 陜府 華州 虢州

次要郡 同州 耀州

淮南東路

帥府 揚州　要郡 宿州 楚州

次要郡 泗州 海州 真州 和州

淮南西路

帥府廬州　要郡壽春府　亳州

次要郡舒州　黃州　濠州　光州

江南東路

帥府江寧府　要郡宣州　江州

次要郡饒州　池州　信州　太平府

江南西路

帥府洪州　要郡虔州　袁州

次要郡吉州　筠州　撫州

荆湖南路

帥府潭州　要郡衡州

次要郡 永州 道州

荆湖北路

帥府 荆南府　要郡 鼎州 德安府 鄂州

次要郡 澧州 復州 岳州

兩浙西路

帥府 杭州　要郡 鎮江府 湖州 平江府 常州

次要郡 秀州 衢州

兩浙東路

帥府 越州　要郡 明州

次要郡 温州 台州 處州

乞修軍政劄子

臣竊以大軍之禮用衆也軍之所以積少爲衆聯屬不散可恃以勝敵者以其有紀律也團結則有保伍之聯教閱則有戰陣之制披執則有甲胄五兵之利進止則有金鼓旌旗之節禁戒則有號令之威上下則有階級之法兵將相諳彼此相救逃亡潰散者必誅擾亂羣者必罰立功者必厚賞死敵者必優卹此之謂紀律有紀律然後軍可用也國朝軍政最號嚴明自童貫髙俅主兵以來其制始壞團結保伍廢而無以相維持教閱戰陣廢而無以習攻

擊甲冑五兵初不服練旌旗金鼓初不習熟禁戒號令之威不振而無以作士氣上下階級之法不行而無以一士心兵將取於臨時而初不相知彼此遠相觀望而初不相救屢潰之潰反以金帛招集則逃亡潰散者不誅矣漸采之役勇掠良民財物者悉皆官軍則淫擾亂群者不罰矣僕厮親近皆授高爵而立功者不賞以收身不到為名而死敵者不卹紀律知此而欲驅之以抗大敵豈不難哉是以金寇再犯王室則控扼之兵望風先潰攻圍帝都則救援之師逗撓不進其因循至此非一日之積也且金人渡長十有餘年不用令者小則必死大則族誅此法既行

信已著則用刑亦少故能滅契丹陵中國積威刼之漸非一日也中國之兵既失訓練又不用令者不必誅逃亡潰散者亦招集之此風既成習以為常則有不可勝誅者矣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禦夷狄積弊之漸亦非一日也夫用兵驅之於死地者也苟非畏我過於畏敵進有生理退而必誅則安能使之效一日之命以成却敵之功哉為今日之計莫若更軍政而漸治之團結之法自五人為伍積至於二千五百人為軍部隊將統制官遞相臨制皆有尺籍伍符以周知其名數呼召指使存亡功過不勞而可知臨陣戰鬬進退緩急不約而相援如此則兵伍有所聯屬

而不散矣教閱之法以車騎步兵總為營陣進退坐作分合出入皆依新制革去舊教文具之法如此則行陣足以捍禦鐵騎矣習弓弩者不必以鬬力而以射親中的者為上習牌鎗刀者不必以中激而以勇敢向前者為勝神臂筒射鳳凰等弓可以及遠宜教之使精兜鍪金甲卒伍多不肯披帶宜習之使熟如此則甲冑五兵之利可以自保而取勝矣古之行師若聞鼓則進聞金則止以旗之偃衆為所向之指麾今則不然金鼓聞作初無進止之令旌旗錯雜初無指麾之意宜依古制以習兵之耳目如此則金鼓旌旗之節可以一衆而臨敵矣禁戒號令雖出於臨時

而信必在於言前然後威可畏也上下階級雖著於甲令
而勢不容於幸免然後法可行也自部隊將至統制官皆
精選而預設之使其恩威素行於士卒則兵將相諳矣自
伍甲部隊至六軍皆使之左右前後迭相應援觀望不進
及輙退者必行軍令則彼此相救矣禁軍逃亡依法七日
不首身者必斬遇敵戰鬬力不能勝因而潰散不再聚集
歸本部者必誅因而作過者滅族則逃亡潰散之弊可革
矣禁軍於行師之際盜博鬬毆飲酒至醉拋棄鎧甲藏匿
婦人脅取財物扇揺惑衆者並行軍法則擾攘亂群之弊
可懲矣先登陷陣及能以弓射中賊者雖不納級亦賞一

軍全勝則全賞一軍雖不勝而其間有斬賊級及中傷在前者則自賞如此則立功者勸矣將士戰殁非逃亡者委保伍將佐開具保明優䘏其家不得輙以收身不到開落遣者重寘于法如此則死敵者勸矣此皆今日軍政之急務當以次施行也然臣頃年嘗詢一老卒其言曰昔日禁軍難作而易活今日禁軍易作而難活詰其所以則曰昔日法行而上下之分嚴故難作然請給衣糧及時而得無凍餒之患故易活今日法不行而上下之分荀簡故易作然請給衣糧多不及時又有坐倉折估之法妻子不免於凍餒故難活其言極為有理則欲修軍政而嚴紀律當先

留意於所以養之者以素得其心不可使之怨咨也所有修改軍政合行事件乞降旨三省樞密院同條具取旨施行

擬團結新軍指揮

欲令御營司將見管馬步軍兵揀選團結許自指識同保以五人為伍內推一人為伍長五伍二十五人為甲別選一人為甲正四甲一百人為前後隊差隊將正副二人五隊五百人為部差正副部將二人五部二千五百人為軍差正副統制官二人伍長以承局節級或長行中有武藝為衆所推者充甲正以十將節級有武藝

為衆所推者充前後隊各差引隊一人選十將節級壯勇能率衆入賊者充押隊一人選十將指揮使能部轄者充正副隊將差副校尉小使臣充正副部將差大小使臣以上有材武邊功者充統制官朝廷選差自伍長以上皆置黑漆木牌長二尺闊三寸書刻所轄人姓名以雌黃塡之置腰間甲正則書所轄伍長姓名隊將則書所轄甲正姓名部將則書所轄隊將姓名統制官則書所轄部將姓名皆置籍掌於御營司有事故逃亡並即時申報差人補塡遇有使喚並全軍或全部差撥不許抽摘出戰有功及能遞相救援並許統制官部隊將

次第保明推賞其伍長以上所轄姓名牌子一面刻統制官押字統制官牌子一面刻都統制押字有稜易補塡即時申報換牌牌舊者毁之團結訖具數申御營司將來帥府要郡團結軍兵准此

乞置賞功司劄子

臣竊以戰危事也驅之於萬死一生之地蹈白刃冐矢石以首爭首以力摶力而求勝於一日之間非有賞刑之信何以要結其心鼓作其氣使之犯難忘死而效命哉古者賞必先士卒而不踰時欲其知勸也誅不舍貴近而無辜先欲其知懼也近年賞罰與此相違賞之所行皆權貴囑

託與親隨厮役之流而士卒履行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帥提兵以自衛見敵不戰望風逍走者又不加誅而士卒潰散亦以轉山迷道為名而招集之則彼何所勸而力戰何所憚而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院見童貫推燕山賞案沓及於朱勔父子并其壻如知秀州周審言皆未嘗從軍則其餘所賞者推類可知而西兵陳狀乞賞皆十數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當時帥司既上功狀復送下保明經隔歲時將帥移易則保明不至而賞不行今雖欲行亦無所考覈矣又賞功散於諸房既無程限又不委官點檢人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功者憤嘆然則欲士卒之

知勸何可得也又聞燕山之役劉延慶擁精兵十五萬次盧溝河燕山縱閒言且將刧寨延慶信之遂焚積聚以中軍先遁而亡五萬衆一夕俱潰童貫不能誅而反以銀絹招潰兵然則欲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積習之久將士玩以為常靖康之間雖懸賞力戰如鄒霧郎之軍斬梁方平張師正王從道之徒猶未足以革前日之弊故金寇再犯都畿將帥奔走士卒潰散者不可勝計今日之禁非大變此風不能有濟欲乞令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專差人役承行應有戰功者并令將帥所轄官畫時條具結罪保明申奏賞功司置籍承受據功狀次第取旨推賞人吏承

行量事立程限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都承旨點檢違限者黜罰因而受賂者依軍法即有冒賞而不實者許人告推治改正元保明官司重行竄責其遇敵不戰輙逗撓奔北之人必誅別立約束行下庶幾士心孚信舊弊漸革取進止

乞令諸路郡縣增修城壁器械劄子

臣竊以國家承平之久自河以南皆腹心內地城池堙圮而不修去春賊騎渡河殘破幾邑止於百里之內蓋未知中國虛實不敢遠縱賊退因建議請修畿甸諸邑拱鄭許滑四輔郡洛陽河陽城壁以防金寇復來使吾民有所

聚而賊騎無所抄掠朝廷已降指揮而言者以為擾民遂
復止之及去冬再寇縱兵焚掠環畿千里之内無人煙矣
今京東西及江淮之間州縣往往無城將來秋冬虜必愈
更南牧何以捍守治安之久雖小邑猶藏萬家之室穀粟
貨財不可勝計使虜得之因糧取財脅掠吾民以為之用
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夫惜一時之擾而忘長久之
利豈策也哉宜命州縣以漸增修城池朝廷量降度牒應
副至於器械甲胄之屬州縣類多闕乏亦且立名色降樣
制使及時製造除戎器戒不虞此正今日之先務也

乞教車戰劄子

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衞文公曰革車三百乘稱宣王曰我車既攻稱小白曰兵車之會六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以兵車為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箱車有曰鹿角車皆與古異制則便於其事而已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illegible][illegible]法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

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制戎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横木筦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衞人足其前施槍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為鈎索止則聯屬以為營體制簡而運轉速真禦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槍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

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牌偃弓弩間發以射之旣逼近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槍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爲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爲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在中方圓曲直隨地勢之便行則鱗次以爲陣止則約

臨以為營不必開溝塹而築營壘最為簡便而全固昔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馬燧帥太原製戰車冐以猊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冠天下惟房琯用之為賊所焚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之兵車謂之革車冐之以革者正所以防矢也欲勝金人鐵騎使不得奔突待又以取勝利器無以加此今圖畫樣制及分合陣圖上塵聖覽乞降下御營司製造教習使殿按視可以施用即頒降帥府要郡施行

乞造戰船募水軍劄子

臣聞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

而善没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檝而不敢登者習於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于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舡檝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符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元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郡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舡上設樓櫓可以[illegible]

弓弩下運艫棹可以破風濤須法式以教之仍募習水者為水軍以時教閱設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擊彼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為迂闊不果行使用其說預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合置戰舡募水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取進止

擬水軍號

樓舡軍　凌波軍

欲於沿流帥府要郡次要郡置水軍以習水戰並招募習水善沒操舟便利之人刺手背除以時教閱外許自便遇有使喚旋行勾集仍立披甲充駕舟之人其施放自用正兵分布戰船依新降教閱水戰法式指揮施行

乞省官吏裁廩祿劄子

臣竊以承平之際雖無事當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當省官以責事功之實至於祿廩亦當隨宜裁節以濟一時之急蓋世方多難則用之入必不 如治安之時而用度之廣有過於無事之日非加裁節以協厥中則何以為經久之制用過乎儉非得已也文臣六曹尚書侍

郎事簡者不兼置給事中中書舍人之類○闕其半寺監
長貳六曹郎官以繁簡相兼學官館職之類比舊制减半
開封府曹掾依舊改為推判官武臣係員員額除見領軍
職及團結新軍置正副統制部隊將外餘並量事减員如
此則中都之官省矣監司發運使副以兩員為額屬官减
半提舉香鹽茶礬司并歸提舉常平司提舉市舶除廣南
外餘路併歸轉運司提舉保甲司併歸提點刑獄司屬官
不得過一員如此則外路之官省矣通判兩員處止置一
員以司録依舊為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曹掾官依舊為
節度觀察軍事推官録事司户司理參軍添差監當官並

縣萬戶以上置丞不滿萬戶者罷置如此則州縣之官省矣三省樞密院人吏員額及轉官之法並依祖宗舊制監司州縣吏員三分減一如此則吏員省矣應宰執子弟帶貼職及待制以上並罷如此則職名省矣宰執俸祿及見任宮觀未有差遣待闕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如此則廩祿節矣省冗員節廩祿以濟一時之艱難俟將來恢復天下再安自當依舊則官吏亦豈曰厲已哉此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四